

林氏活人錄



滴門

或問滴二字何所取義古人有互滴之別今考之滴何以答曰滴者間也以病勢雖止而止後間歇只以時計不若他症踰旬累月其病之初有一年而發或數月或半年發久之氣漸耗病亦漸深發時人事不省声形更亂發過神清氣爽毫無病狀滴之為義蓋因平日多為陽夜多為陰但有陰陽之別原未常有互滴之名只以發時形狀聲音宛似互畜判與互臟互屬於底則可而治法並不拘此自來論家似以為度而余猶以为不然亦言其發病之因獨未得其病之本也或問之發也陸立而立則頭搖目竄聲音怪異口吐涎沫而現互色

滴



四肢搐搦。目睛上视。肢体温軟。一时片剝而甦。病狀毫不自覺。惟目定神。色萎。倅倦。犹如醉惺。人是不堪。彼竟妄異者。苟收度火。烏能收此怪疾。予子之論。別有收度。收火之源。及以清度降火。未為心治。得毋逐逐平荅。曰。痼疾不能全愈。而復發者。正醫家。尚認度火之標。而獨昧其本也。人足其不省人事。而四肢絰筋受病。遂似度為主。疑往。用消度降火。清心安神。為主。余治此症。猶重於火。而火。亦犯心家。三窓火。自病。乃手少陽。三焦火。上合手厥陰。包絡相火。為病也。此火。起于下焦。所謂心雷。云火陰火也。其火甚時。由下而上。猶若雷起于山澤。必有暴風疾雨。附之而行。煩剝。風恬雨霽。一以平日。此所以知火為本。而度為標也。或向謂說固近。

平理無所疑矣。但病發時之情形何歟。於是耶。
答曰其人平素腎水不足。虛火先有疫逆之机。至元氣虛弱。精神不守。偶因驚恐驚怒。氣或風火外邪感觸。則神氣散亂。魂動搖。遂致於雷云火乘。竅竊發於上。并厥陰色移於火。互相為患。則心君不能自主。此火自肝腎而發。腎為水臟。肝為風木。由是挾水挾風。候忽騰湧。勢以颶風潮汐。妄遠弗屆。周行於五臟六腑。左右十二經絡之中。所以頭目振掉。聲音互變。手足搐搦。眩仆卒倒。以此遍感一週。漸退歸原位。而人亦甦醒。氣亦復元。況人身惟有腎家之水泛為疫逆。至元氣虛弱。隨氣行泛溢而為涎沫。於醒時吐而出究其本。因竊犯疫。病發於氣血。而發

而愈者愈密醫者但求過於度而竟昧于相火之率遂相沿而痼疾
大約火乘陽氣及氣少者為陽病火乘陰氣及血少者為陰病陰病多
發于夜陽癥多發于晝由天地之氣使然也 痘癰之脉與治法
初得癰癰之脉兩尺及左關脉有空弦而散或弦滑而散左寸或空大或虛
弦芤脾肺固為主恙苟以平日治法克清度大之標因其由虛而發故必
亟于補益所謂虛火既補不歸也久病常發則以脉自述虛散主力
或弦空滑散主力者因其存之虛而清其標之倒象也此症必于平
日預為培補則不再發而發者漸輕發時可用針刺獲効尤速又不
可不知也後立三方。病發為一時之虛寒宜標本而設方平日以丸藥常服

為拔本窮源之計。通治痼疾初起主方。天麻半夏仁芍。

茯苓鈎藤炙子人參白朮炙芍紅牛生姜一片半夏半子

水煎午後臨睡服。心為一身之主宰。以參朮培元養正。為之神農。

宣神橘半消疫。天麻鈎藤省風定暉。氣虛者人參加玉子血虛

者加首歸半子玄半枝。氣有餘而脉實者。加枳壳葛蒲炙參

朮。陽火盛。舌乾口渴。二便秘結者。加玄連牛菊花半枝去參朮半枝。

兼有風寒頭疼鼻塞者。加荆芥。防風。玄已上益服牛黃五痛丸或

紫金丹或玉寶丹。中治痼疾主方。矣仁半人參。首歸炙芍。

茯神。天麻。鈎藤。炙子牛膝。車前。炙芍。水煎臨睡服。

主以則下。以神安。安神益志。神安則氣血沖和。人參益之。氣養
歸補營血。虛炎之火。以牛膝車前導之。掉眩之風。以天麻钩藤者之。
氣虛倍加人參。高附子。血虛加菖歸。早宜心酉服。加減地
亥丸。末治癲癥。主方人參。半夏仁。半白朮。菖歸。茯神
亥蕊。久遠志。肉桂。益智仁。菖蒲。炙甘草。水煎。臨睡及
睡醒服。大凡病久。不必泥於治病。只固正氣。以補本元。前方加味歸
脾湯。培心脾之元氣。而復大資生之藥。自旺矣。早服金匱腎
氣丸。晚服宣志丸。永久不緩。也。之針灸。可以除根。牛黃至廄丸。
臟腑不和。五神不守。夙夜流入。遂成五癇之症。人參。天麻。防風。各五



粉甘草
赤白僵蚕
全蝎
牛膝
乳油
细蜜丸
至夜凌晨
姜湯化服一丸或二丸
紫金锭
心家氣血不足偶因異類驚觸神明恍惚疫癰流入
心竅而成驚癇者勿論男婦大小以此治之
烟紫蛇含石半盤紅
青礞石半錢
朱砂半錢
腥星半錢
白附子半錢
牛黃半錢
冰片或分五厘
僵
蚕
天麻
半錢
蟬退
半錢
琥珀
半錢
使君子半錢
麝香半錢
鈎藤半錢
天竺黃半錢
五月五日午時
棕子尖搗爛和勻印成方錢以便磨用
病者
不拘時辰湯磨汁飲
玉寶丹
男婦小兒風痰入於色微則心神失
守
不省人事
凝滯臟腑則氣道不通
疫癰喘急二便秘結阻塞經
絡則口眼喎斜手足攜拗肢體振掉或因驚觸或由憤怒或逆心腎

不立宿火冲塵。或產後血脫陰火妄行。卒然暴中及顧痛狂躁。一切可治。西牛亥麝矣。久五分金蝎去火退火白僵蚕七分取直者硃砂去相半
真佛土拾張共乳細無聲入碎瓶塞固。大人易服。老弱半分小兒。三
重以後。煎藥調勻。衣服服後。左掌風。安暖卧微出汗為妙。煎
陳南星。陳胆星。半夏天麻橋紅枳壳防風。防已川芎。首歸
麻黃。桔梗。木通。甘草。生姜。大棗。二枚。赤芷。首歸一事。
水煎濃汁。不拘時。調研末。藥溫服取微汗。以餘汁熱服。催之。
前方為理。凡疫不免於燥。雖曰等分。膽星南星可以少減而倍加當。
歸一則養血和血。一則清燥潤腸。以醫破傷風。及乾癥風。加猪牙皂。

英一枚。少風邪。狗咬。加大斑蝥一個全煎。加味地黃丸。熟地黃。

山萸肉。女朮。苓。芍。牡丹皮。芍。澤瀉。芍。牛膝。芍。車前。芍。芒硝。芍。

枸杞。女朮。丸。早晚空心滾湯吞服。五錢。

金匱腎氣丸。

見氣門脅與腰
膀胱之氣條

宣志丸。

見氣門色條
膻中之氣條

癲狂門。

此證多因癲迷心竅。驚恐憂鬱。發癲與結心肺。肺開舉治宜消痰降火。則氣順竅用心定。則病除。

或問人有喜。忽而少寐。或癲或怒。罵哭笑者。何病使然。有一營。即愈者。有愈而復發。有終身不愈者。何也。答曰。此乃情志之病。亦有陰陽之分。病屬之臟為厥。為陰症。陰症難愈。病屬之腑為狂。狂為陽症。陽症易愈。有觸而發。主觸則發。或問癲狂。雖云陰陽。莫論其症。主犯。

癲狂。

疫迷心竅政使神情變亂自尚獨責于心何得有臟腑之別也 答曰麻
本起于鬱結或憂思過度或謀慮不遂使五臟之神情意氣不得舒展
就衰微故心虛忘主而易疑腎虛志弱而自愧脾虛失意而不樂肺
虛為憂而悲苦肝虛抑鬱而憤怒立者有一於此遂至氣鬱化火火
鬱生疫疫氣火三者隨其所倚之臟而現忘不一或言笑悲歌或
時恐懼惄怒^{云不之}言语則或清或濁或邪或正形狀則或醉或醒
或呆坐或沉睡時乎嬉笑怒罵時乎嘆息愁困若曰疫迷心竅則
又似乎以與宛然忘病以此而知不獨心家受病而疫病而時
止時發者皆疫氣火^云為疫不一而五臟之神以受病有虛有實

宜補而不宜鴻者也。癲癇之脉與治法。病在氣鬱而起。況屬
陰症。脈必沉火盛則散。疫為則滑。初起脉或有火力。則宜而少神治。
法當察其病在何臟。為主。何臟為主。則多醫也。則佐之。病有
餘。先清並補氣血。虛宜補而清。此症為由情志鬱結。耗神虛
損。自應靜養。調攝。莫泥於鴻火攻疫。誤用金石燥烈之藥。必
致終身不愈。甚有一病不起者也。通治癲癇主方。生麥仁半
錢。歸心大麻半錢。茯神半錢。遠志半錢。柏子仁五分。菖蒲三分。甘草二分。
水煎。不時服。心虛神困。以生麥仁宣之。菖蒲醒之。肝虛血少。以首
帰補之。天麻平之。腎虛神為志。遠志壯之。脾虛神為意。茯神益之。
歸補之。天麻平之。腎虛神為志。遠志壯之。脾虛神為意。茯神益之。

甘竹和肺之神為魄。曷不润之。此方補中有潤。何慮火不消哉。
火盛加羚羊角。三才丸。或加生地。以潤氣。鬱痰為病者。加鬱金。川貝。
母平橘紅子。以火遠不愈。或元氣虛者。加人參。半玄菖蒲。無虛加
以芎子。或問狂症。屬於何腦。起於何因。幸以教我。荅曰。狂症由於鬱怒。暴怒傷肝。肝木旺而生火。火乘於胃。火與肝火併熾。而
病。蓋怒氣與火氣燥烈難遏。凡比癲症出于憂思鬱結。純乎陰
象。故令心神躁動。失志狂言。不避親疎。而詈罵不畏寒冷。而
露体。不顾羞耻。而裸形。不知飢餓。而奪食。甚至叩笑狂走。一刻
不寧。其高上處。如履平地。打人舉重力過常。資平素。躁怯而喜所不

能內經陽明篇中論之甚要。西因陽以乃為氣為血之腑而陽合以火元極。況且六腑之疫氣火一時并發。有實無虛。有渴無補。既若厥三有虛無實。只宜補益者也。狂症之脉與治法。疫氣火有係。脉必洪弦而滑。或弦滑而數。久則經血耗損。或虛弦虛數。只宜奪食早以吐下。一法治之。使胃與大腸之火一清。自覺四肢懈懶。精神虛倦而病退矣。或察其脉症之虛實。或清或消。調和氣血。以防復發。通治狂症主方。枳實。平。甘草。平。杏仁。平。黃芩。平。荆芥。平。薄荷。平。生山梔。平。甘草。平。水煎。十分。加滾湯磨鐵锈汁。平。泡酒浸大黃。平。朴硝。平。熱服。不拘時服。後任其吐瀉自止。不愈再服一劑。亦聽其吐瀉。

倦則任其自睡。只與洁米湯調胃。三日後渐與稀粥。及吃早必至復發而難
愈也。亢陽之火。雖獨煮之於陽。以大腸與胃。然係腑。未必主火。諸大異
集。熱毒之盛可知。而今病風之人。一時狂亂。遂令胆核肝迷。不知人事。
何況六腑。考之病哉。故用大承氣合三黃解毒。加鐵銹者。使肝木有所制
也。若胸中痰涎壅閉者。先用瓜薑散。吐盡。然後服藥。乃狂甚。
不能服药者。以好甘遂。手研極細末。不拘饮食中暗。調食。食後。聽
其吐瀉。輕者而此自愈。重者再服前方一二剂。必愈。如人事已終。
心境妄惑。於臨睡時。服滾痰丸二三錢。如风痰盛者。服玉寶丸。
如怒氣傷肝。以疏肝丸二至四錢。如產後血瘀火盛。或因瘀血凝於

衝脉化火化風。一時發狂。脉實者加帰尾。紅花。炙甘草。梔仁。半。但烹山梔。煮芩。少煎。十加鐵錫。不泡。以大黃半。手熱服。六有產後氣血兩虛。陰火為患。發為癲癇者。以癲癇通治。方加減主治。或向癲狂二症。一時暴發。豈無預備丸散可用乎。荅曰。此二症雖有陰陽虛實之分。不出于痰氣火三者之標。而治火治痰之丸散已備。於痼疾及火門可以參用者也。瓜蒂散。見度飲滾痰丸。是度飲滾痰丸。瓜蒂散門。此中正玉丹。是商記養丸。見火門病門。記養丸。肝火條。

怔忡門

或問。怔慄驚悸健忘三症。皆統乎心。而吾子以為心不受病。病在色候者何也。亟予以治病之因。及治法。固異幸。一一致之。荅曰。心為天主。主之。夜色候代為

行事故受病。六慄三色。綠色係心之官。赤色為度氣火所竊。而心主得以宣安乎。雖曰心不受病。而色終既病。則心六難言乎。妄懲。但致心之所以病者。非憂愁思慮。驚疑惱怒。亡情而陰消。則大同小異。不外乎調補也。恆忪之脉與。心治法。心忽跳躍不定。謂之恆。恆者。振動之謂。心有有物撞動。謂之忪。冲逆之謂。此忘有因。三焦火冲入色。故色微之火動。而心為之不寧。謂之冲。失心神。自虛色微。妄血以滌養。故心停寐。而悸動者。為恆。其脉左寸右尺。虚故不斂。可徵治。法以調補氣血为主。而清火助神以佐之。驚恐之脉。證與治法。驚恐出于倉卒。或眼見異類。或耳聞異声。而究实妄所是。所